

对话王千源和黄海波：

《新编辑部故事》虽招骂 但我们已尽力



黄海波演的尽兴



王千源开放式表演

王千源： 表演跟随剧本基调 感觉没有找错

记者：当时导演找到你的时候希望你呈现的是什么感觉？

王千源：找到我的时候也没有谈呈现什么感觉，剧本写得真的很好，词的搭配和调侃都特别的到位。第一遍、第二遍看剧本感觉都不错。等演的时候就觉得还挺难的，这里面有双簧、贯口、相声，还有很多说唱的东西表现起来很难。像正常演一到那的时候就上不去。

记者：目前观众质疑最多的是对表演风格，觉得太闹，二是对台词。

王千源：我们的戏剧形式有一种是贴近现实的，另一种是喜剧的。现实生活的很好演，你用你理解的去表现，去愤怒、去笑、去哭直接演就行了，喜剧你得有一种方式还得去反映现实。导演郑晓龙要的是一种形式感和内容结合的一种极致的感觉。

我们剧中有一集是表现弄潮儿的，我有一场戏就是完事后特意加了一个兰花指的镜头，别人问你干嘛，我说退潮了，我得拣点海蛎子去补补元气，这就是一种喜剧的元素。剧本写得真的很好，大家按照普通演法就没有意思和形式感。喜剧光靠肢体表现不用心根本不行，你要表现力也要有真实感的内心，你要用它支撑你的表演首先要说服自己去相信。大家都是人嘛，我们在现场表演动不动就会笑场，有时候摄影师笑得都在那抖。这个戏最后的风格不是我定的，也不是任何一个演员定的，是根据剧本和戏的气质找到的一种舒服的畅游的感觉。

记者：中国电视剧可能有些更加瞎闹胡扯，也有一种很正剧范儿，但我们这个戏都不沾。郑晓龙还想有点思考在里面，但观众停留在第一个层面的闹上了，他们不愿意去追求我们这戏反应什么社会现象？内容是什么？这不是也是一种悲哀呢？

王千源：不悲哀，就像有些事情你得慢慢接受，你要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就不会有创新性。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哪看到过女孩子穿低腰裤，这得家里穷到什么样子才这么穿。（笑）我不是起歹心，我就是不好意思。这要是以前爹妈得揍死你。时代在发展，新鲜的事物要大家去接受和认同，怎么才能引领他们去另一个艺术形式上呢？老吃白菜行嘛？你得弄点青菜啊，豆腐啊偶尔来点羊肉串。

记者：很多人如果第一口喝咖啡觉得苦，那我不喝了，这辈子我都不想喝这难喝的东西。观众第一集觉得闹看不下去，你没有时间去说服他们去尝试这种形式了，这比较难办。

王千源：大家看看再说，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有人觉得我们需要改进，那好，我们就在此基础上再改进改进，但我们的创新其实在国外很常见，真没闹腾到什么程度。

记者：我们一个同事看了大概20分钟，看到焦俊艳面试你们三个男的在那唱歌挽留那

段，他说不行了，电视剧怎么能这么演呢！

王千源：真的剧本形式是这样，表演如果不夸张，到这就跟神经病一样煽情也不行。对我来讲一开始也觉得演起来找不到感觉。但是真的融入进去用人物的状态去说话时候一切都顺理成章了。一旦要看进去了习惯这个了，也许这种感觉就对了。导演觉得社会话题就是沉痛的，就想用反差去展现。比如“择校”，真用聊天普通的方式没准别人就不让你放了。小三和整容的话题也是，用喜感、调侃、外部形象看似不着边际，让观众去关注我们所表达的社会现象。

观众不用说服 新形式需要接受

记者：我很好奇你们热爱表演的人是不是对这种话剧的表演会很过瘾？

王千源：比较过瘾，但演起来很难受，太难找到感觉了。好多时候都找不到北了，永远都在想会不会不恰当。

记者：跟导演郑晓龙采访最大的感受是他想说服观众，你们在用严肃的心态做一个闹腾的事情？

王千源：真的啊，我们真的竭尽全力了。包括海波、陈好，包括吕丽萍，就想展现一个好玩的，大家愿意看的东西。我们出发点是正常的、单纯的，没有一个人想把老的版本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尊重剧本的风格、味道、戏的气质。我觉得应该是找到了，绝对没有错。如果有错，我们表演得多自虐啊，自己表面上高兴，内心憋屈的不行，其实这些事情都是上通下达的。

记者：主要大家看到你是在《钢琴》里很演技派的感觉，是端着表演的方式，乍看你踩电门有点不适应。

王千源：（大笑）可算是出来了，我要得瑟得瑟。其实这是大家的一次勇敢的表演，你想郑晓龙导演都60了还在尝试新的风格在拍戏，很多时候勇敢这个词你忽略了。

我父母都是演员，从小打大我都没有觉得这行业有那么的神圣，这只是我的工作，跟你的工作没有任何区别。说高了是为祖国艺术事业贡献青春，说低了就是养家糊口。对工作我要努力做好，这不是寻求一个范儿摆那里。《钢琴》来了，那是角色本身赋予的，你要一天老捧着把戏丢了就完蛋了。那种电影的难度不如这个戏大，这个戏完全是创新性的。你要勇敢的冲出去表现，表演的时候从来没有去想合适不合适，丑不丑。

记者：很多人觉得喜剧是最难演的，多一分就过了，少一分也戳不到观众的笑点。现在的观众很难取悦，什么他们都见过了。

王千源：所以我觉得身为演员只能去演心中的它，导演只能导心中的它，谁能干过那几个老的。这个按照生活戏去演吧，自己脑子里过一遍觉得不可能。所以做了一个全新的、话题性的。看这个戏挺符合现在在当今票房很高的电影水准，你不用动什么脑子，高兴嘛！高兴不挺好的。你觉得我霹雳舞跳得不好，那你看贯口。我觉得看完三四集下结论不太科学，最起码看过半以上，好与坏，对与错，喜欢不喜欢，这个才是公正的判断。

记者：你觉得是不是中间的料塞的太多了，没有给观众喘息的余地，有点喂吐了？

王千源：你觉得是满，还是拖呢？

记者：满，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中间没有停顿和过度。看这个戏我不能跟家干别的，因为听它当背景音乐跟别的电视剧一样有点吵。有些戏，过了二十分钟还能看，能接上，这个不行，一个点过去了就没有了。

王千源：其实做这个戏导演真的挺难的，你看着挺乐的，过程特别艰辛。

记者：这部戏是电视剧里评论两极分化的一部戏，挺考验演员心脏承受力的。

王千源：这很好啊，我们的表演是真实的、真诚的，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我不能强迫你喜欢。人要允许别人说不，也要听得懂别人说不。别人没有理解你，没有看懂，你不要把他当成一个阻力。人家说怎么能改进一点，引领下别的喜剧样式，那咱们继续努力，接着干。我觉得电影有些人能理解十亿票房是什么片子，有些人就不理解。不管什么，它存在。存在即合理，我们没有偷鸡摸狗，我们真的是用一种特别愉快的心情奉献了我们青春中的三个月。

记者：作为王千源这三个字，这个戏以后解放天性开发出另一种路子？

王千源：这就是工作需要。这个剧本需要你这样去表现那没错，如果换了一个正常的电视剧，那这么演就是错误的。比如我去老灶火锅只能麻辣牛肉，涮个清汤的菜绝对不行。我觉得拓展了自己的一些表演的尺度吧，以前演戏都往内心走，现在不仅要往里走，还得反推。

采访手记：演员王千源，是第二个说自己演戏是为养家糊口的演员，真实不做作。本以为他和《钢琴》中的角色一样有点木讷，但坐在你面前的他穿着橘色的运动裤顶着熬夜拍戏的黑眼圈依然生龙活虎，下一秒就要出去跑3000米的感觉。有些演员，把自己端得神圣，喜欢对自己的表演盖棺定论。而对于演员王千源，见到真人后，终于和《新编》中那个一直踩电门的刘向前对上号，就像是短短三十分钟的聊天里无数次提到的白菜豆腐老灶火锅，充满了接地气的烟火味儿。

黄海波： 招骂早已预料 我玩的很高兴

记者：这戏在播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争议的就厉害了。

黄海波：说实话，挨骂是肯定的。当时开机之前我们讨论了三天剧本，我就问导演我们需要一个什么风格，其实对于新版的风格最有发言权的是吕丽萍老师。当时导演要求我们呈现的方式是远远超过我能接受和表达的范畴的。但我看剧本的时候笑得不行，演得逗了。一开机，完蛋了，不会演戏了。我以前拍戏基本的经验这戏都用不上，后来就跟导演聊，他让我背台词，一字一句的背，导演说的好多话说服了我，他让我觉得我对表演的理解是有误的，他是正确的。作为一个演员，最后就是尽力

他们一个影帝，一个视帝，都是戏痴、戏疯子喜欢走内心的狂野路线。《新编辑部故事》（以下称《新编》）收获的质疑，他们需要承担的不多，毕竟这是导演烹制的一盘菜，作为菜里的配料，不管你是萝卜、青菜，还是牛排、鸡肉大概也只有让观众品评的份儿。王千源说“我们拍戏的三个月真的玩的特别高兴，应该说我们的感觉是对的，肯定是没错的，否则这得多自虐？”黄海波说“从进组的第一天，我就知道这戏会招那么多骂。”

王千源借该剧解放天性有点反骨的感觉，黄海波越来越喜欢钻研演技喜欢演一些跟自己较劲的角色。这两个人，贡献了《新编》中学院派演员在喜剧表演上的a面和b面，王千源从收着端着到大开大演，黄海波从生活本色到走内心的表演。和他们的对话更多的是让他们答疑解惑“《新编》为什么不好看，作为演员你们来把一把脉”，通过这个想传达出的也只是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上至导演郑晓龙下到每一个参演演员的心声——我们是用异常严肃的心态来做一部看似闹腾的戏。

去完成导演的要求，我们的表演从最初定的风格就不是学院派的，你要把你的所有想法都概括出来，漫画式的表演方式。

记者：这种喜剧方式你在演的时候从内心接受吗？

黄海波：我上学那会儿各种风格都要表现和表演，我们这部戏到现在被观众质疑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观众的一种传统的观看习惯。他们习惯看到一个人物是接地气的，但我们这个《新编》中人物是没根的，更加外放。它和传统的收看习惯是相悖的，但我作为一个演员，在这三个月玩得特别开心。真的希望观众在看的时候也能用很好玩的心态去对待。我们这部戏是在挑战观众的接受极限，它有一种精气神是充满整部戏的，你看戏觉得挺乐的就行。我们一起用挺支的话，表现得很荒诞的事情。

记者：一上来就说这部戏会挨骂，你也挺敢的。

黄海波：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和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人没有防范，有什么说什么，拿谁都当亲人。目前到现在被媒体断章取义的事情多了。我就是想活得真实点，我也希望自己的角色是真实可信的。说句实在话，拍摄这么多年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就是比如采访，那角色范畴以外的，你只说你想说的东西，不论他问什么问题你就照自己想的去说。

我挺愿意被人当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因为这证明我还有犯错误的机会，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男人，那你犯一些错误是不是要承担后果。媒体解读我，怎么解读那是别人的想法，我不想被人看的通透，我活的爽就行了。以前别人总说我情商低，但目前我的情商正在以超过120迈的速度急速飞奔。这么多年，好像终于悟出那么点小哲理，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当你改变不了环境时就努力适应它。

记者：似乎你现在更愿意去演一些内敛的角色。

黄海波：因为我以前的作品，作为观众大家大概知道我擅长演什么作品，我今年36岁了，有时候演员在一个戏上下的功夫并不是观众能看到的，只有自己知道，那是一种表演经历上的成长，有些角色十年前我压根不敢接，现在敢碰了是因为你的心智和经历在成长了。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相信“少说多做”，在我们家就是这样，我妈永远在说，我爸就是沉默寡言的一直默默地做，现在我在表演上做的最多的就是丢弃到我最擅长的东西。

采访手记：曾经在某次白玉兰奖的后台听闻众多媒体对黄海波的采访观感“说话四平八稳，什么问题都是一样的回答，多得一问不肯说。”私下在片场见到的他却是最闹腾的一个，嗓门巨大、声如洪钟误以为他在跟谁置气。最近的访问，演员黄海波在各种场合称自己长大了，但如果私下和媒体做访问，经纪人一定发来短信“好好照顾我们家孩子！”他辩称“孩子很好，孩子可以犯错误。”其实他还是他，用一点点的长大会拐弯和说话，本质却仍是三天所能改变？短短的电话采访他那边吵吵闹闹只好作罢，挂电话时他仍在建议，我给你想了一个标题你看看行不“黄海波，我是孩子已经长大了。”（刘杨）